

要读懂彭城千年人文底色，一定要走进纵贯古城的历史文脉长卷——彭城七里。这条绵延七华里的文化轴线，以云龙山为南端起点，向北串联乾隆行宫、户部山、回龙窝、文庙诸景，终至故黄河之滨的黄楼。两百余处古迹错落排布，将楚汉争霸的波澜、苏轼治徐的佳话、明清淮海文风尽数收纳其中。一城千年故事，尽在彭城七里。

笔者在乾隆行宫大殿基础上发现了一块《文昌阁祀典碑》，碑文记载云龙山黄茅冈原有一座文昌阁，这是徐州地方志遗漏的珍贵古迹，《徐州志》《徐州府志》《铜山县志》均无相关记述。这座文昌阁诞生于清顺治十三年，是时任徐州仓户部分司主事贾壮为接续徐州文脉亲手构筑，至今已历经近四百个春秋。



贾壮在《修黄茅冈紫翠轩记》中提到，“黄茅冈”三个大字是大儒王阳明所书。

残碑见证一座消失的文昌阁

文昌阁，是祭祀主管文运的文昌帝君的场所。据民国本《铜山县志》记载，徐州有两处文昌阁，一处位于徐州文庙，一处位于坝子街。坝子街的文昌阁早被时光湮没，现在只留下了因文昌阁而得名的东阁街地名。

在乾隆行宫大殿基础上发现的《文昌阁祀典碑》，虽然有残缺，部分碑文漫灭，仍依稀可见“分司贾壮为永远祀典事”“丙申春建阁于黄茅冈”“士绅杨诤妍共捐地四十亩”等字样。

贾壮，字泰华，号止庵，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人。按照贾壮来徐供职时间判断，碑文上的丙申年应为清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。

贾壮自幼聪慧，年轻时刻苦读书，清顺治三年中进士，是清朝在中原刚站稳脚跟时第一批选拔出来的文官。贾壮走马上任后，先是被派往今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当知县。当时，江西将领金声桓起兵造反，长江两岸人心惶惶，好多地方官直接弃城跑路，唯独贾壮亲自登上城墙布防，带领百姓死守城池，硬生生守住了怀宁一城百姓。

清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秋，贾壮“奉命燕都，司庾彭郡”，升任徐州仓户部分司主事，负责管理大运河徐州段漕粮收纳以及仓储保管等事务。正是在徐州任上，他留下了最集中的文化足迹。

贾壮上任后，关心徐州文化事业，对曾在徐州做知州的文豪苏轼特别崇敬。由于明末清初徐州久经战乱，城里的文昌阁早已坍塌，城外的古迹大多荒废，放鹤亭多年无人修缮，已破烂不堪，苏轼当年喝醉躺过的黄茅冈石床也已长满厚厚的青苔，崖壁上王阳明题写的黄茅冈三个大字，久经风吹雨淋，字迹快要看不清了。贾壮打定主意，要在黄茅冈重建文昌阁，把徐州人崇奉文昌帝君、宣传苏轼文化、注重文运的传统重新拾起来。

云龙山上建文昌阁、紫翠轩、啸云亭

清代“苏粉”贾壮的徐州情怀

石碑上刻着文昌阁祭祀清单

《文昌阁祀典碑》刻于清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秋天，距离贾壮来徐州任职刚好一年。碑文大意：户部分司贾壮见郡里文昌阁荒废，圣贤香火断绝，于是在丙申年春天，选黄茅冈这块高地修建文昌阁，本地乡绅杨妍主动捐四十亩田地当祭田，还有义民蔡得春捐了二十六亩，每年田地收上来的租金，专门用于春秋两季祭祀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碑文中还详细记载了祭祀要用的物品：牲畜、绸缎、香烛、酒杯、菱角、芡实、羹汤、枣子、野鸡、鲜鱼等，这份清单把祭祀物品列得清清楚楚，让今人对当时的贡品一览无余。明清时期能把全套祭祀贡品刻在石碑上永久留存的，在徐州以往没见到过。

“苏粉”贾壮又建紫翠轩

苏轼知徐州的时候，也就是1078年，他来云龙山访张山人，留下两首诗《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》。其一，是“鱼龙随水落，猿鹤喜君还。旧隐丘墟外，新堂紫翠间。野麋驯杖屐，幽桂出椿管。洒扫门前路，山公亦爱山”。

文昌阁主体完工之后，贾壮在黄茅冈附近的乱石中，意外看到了苏轼诗文的摩崖石刻，其中一句“新堂紫翠间”顿时让他喜出望外、联想翩翩，干脆就在石床旁边新建一座小轩，取名紫翠轩，还亲手写了一篇《修黄茅冈紫翠轩记》，记录下建造全过程。

云龙山上还保留着《修黄茅冈紫翠轩记》石碑。文中，“予修黄茅冈，建文昌阁，已殆其额也。及进而

贾壮想做的，是给徐州定下代代相传的崇文规矩，让读书人永远敬重文昌文脉，崇敬文豪苏轼。

文昌阁建成后，徐州仓户部分司前任主事谷应泰得知后，欣然写下《文昌阁四贤祠记》。文中把文昌阁的结构及祀奉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交代：“僚友贾止庵来代予，遂毅然集材鳩工，度日计廩，于张天驷旧庐处，树以巍阁，高三十尺。阁前拓以石台，累石为垣，回廊绕匝，丹楹鸟革，焕然绮丽。阁之下，塑四先生像，皆古秀俨然，位以木主。其上册祀文昌帝君。生为硕彦，歿为明神，四贤与徐俱千古哉，予更深维焉！”建成后的文昌阁有十米多高，上部祭祀文昌帝君，下部敬奉韩愈、苏轼、陈师道、杨时四位与徐州渊源深厚的先贤。

北，子瞻阁然石床在焉，诗句在焉，堂紫翠间之句，因之以志弗忘尔……”记录了建造文昌阁、紫翠轩的原由。紫翠轩工程开工于正月二十四，三月初就完工，前后不到两个月。速度之快，贾壮自己都说，像是山里的灵气都在帮他完成这件事。紫翠轩位置绝佳，站在轩里整个古城风光尽收眼底。

目前可知，云龙山山上有四处苏轼诗文摩崖石刻古迹，《登云龙山》有两处，留存尚好；贾壮记载的《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》和北宋诗人贺铸记载的“亭上一径至山腹，有石如苍苔者，公（苏轼）复题三十许字，记戊午仲冬雪后与二三子携惠山泉、烹凤团此岩下，张即饒之。”笔者多次寻找这两处石刻，可惜均不见影子，或许早已湮没，无从寻觅。

“黄茅冈”三字是大儒王阳明所书

《修黄茅冈紫翠轩记》中，还有“后王阳明先生过徐，大书于石曰黄茅冈，以冈之不朽，即不朽先生也。然阳明墨迹迄今又百余年，风雨剥蚀，苔藓漫灭，渐成石鼓文矣。予即其碑而砌以砖石，以垂永久，宝王之字，亦即以爱苏之名也”的记载。这是目前唯一记录“黄茅冈”作者的信息。

贾壮用文字记住了徐州的一段往事，不然后人难以知晓云龙山上的“黄茅冈”三个大字，是王阳明于明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首书的。当时，这三个大字石刻，经过一百多年风雨侵蚀，字迹模糊得几乎辨认不出，再放任不管就要彻底消失。

贾壮特意安排工匠，用砖石把石刻围起来遮挡风霜雨雪，既珍藏大儒王阳明的笔墨，也是出于对苏东坡的敬重，一并守护黄茅冈所有先贤遗存。他还爬到山冈最高处，修了一座啸云亭，闲暇之余就登上亭子，放眼整个古城的自然风光以及大街小巷，心里畅快无比。

文章末尾，贾壮写了一段特别谦虚的话，让人印象很深。意思是：千百年前东坡留下诗句，好像专门

等着后人来守护这段文脉；如果千百年后紫翠轩也能保留下来，毫无疑问也是苏轼诗文的力量，我自己根本算不上有功劳。不抢功绩、一心敬重前人。这份心境，也是贾壮能被后世记住的关键，和当年苏轼守徐州、不夸耀治水功劳的胸襟一模一样。

如今，云龙书院内重建了文昌楼和四贤祠，走进四贤祠就能见到韩愈、苏轼、陈师道和杨时四位先贤的雕塑，当年贾壮一心守护的文脉，重新完整呈现在游客眼前。整条彭城七里，北有黄楼纪念东坡治水功德，南有四贤祠传承文人风骨，南北呼应，把徐州独有的东坡文化、儒家文脉完整串联起来。

杨玉泉 文/供图

黄茅冈